

经典美文阅读 一句短语可以启迪你的心灵 / 一篇美文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当他说：“我不爱你了。”

你只是在那里饮泣。

然而，当他尝试安慰你，

尝试叫你不要哭，

当他说：“不要这样”，

你却立刻号啕大哭。

Liuzuǐduo Yānlèi

De Yíjǔ Huà

流最多眼泪的一句话

· 笑看如梦一生 ·

主编◎许 燕



·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k) ·

当他说：“我不爱你了。”

你只是在那里饮泣。

然而，当他尝试安慰你，

尝试叫你不要哭，

当他说：“不要这样”，

你却立刻号啕大哭。

Liuzuǐduo Yānlèi

De Yíjù Huà

流最多眼泪的一句话

笑看如梦一生·

主编◎许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美散文集/许燕著. —乌鲁木齐: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K), 2003.8

(经典美文阅读丛书/许燕主编)

ISBN 7 - 5372 - 3563 - 5

I. 精… II. 许…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308 号

经典美文 阅读丛书

精美散文集——流最多眼泪的一句话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K)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21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武汉市天马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6 印张 15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 5372 - 3563 - 5

全套定价: 100.00 元(全十册)



梳理生命之序

做大哥的人 2

巴金

静寂的园子 12

巴金

初恋 16

李晓君

我之节烈观 21

鲁迅

狗·猫·鼠 32

鲁迅



梳理生命之序	41
--------	----

毕淑敏

山姆大叔——好邻居	44
-----------	----

里柯克

笑看如梦一生

发生在我客厅的静坐示威	52
-------------	----

里柯克

无法抚慰的岁月	58
---------	----

张抗抗

流最多眼泪的一句话	63
-----------	----

张小娴

说避暑之益	65
-------	----

林语堂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70
-----------	----

林语堂



情智勇：孟子	81
林语堂	
论性的吸引力	90
林语堂	
笑看如梦一生	98
欧阳冷森	
艺术三昧	106
丰子恺	
杨柳	109
丰子恺	

一朵鲜花乱插

哲学的冰峰	114
伍恒山	
芳邻	118
三毛	



国赌史记	130
李敖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140
李敖	
奇情与俗情	149
李敖	
炎樱语录	155
张爱玲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158
张爱玲	
“讳”的神圣性	168
柏杨	
一朵鲜花乱插	172
柏杨	
鞋匠与总统	176
林清玄	



宽容的至高境界

眼前的时光	180
林清玄	
有风格的小偷	182
林清玄	
爱情通道	185
邢晔	
宽容的至高境界	189
崔鹤同	
忆青岛	191
梁实秋	
双城记	199
梁实秋	
寂寞	209
梁实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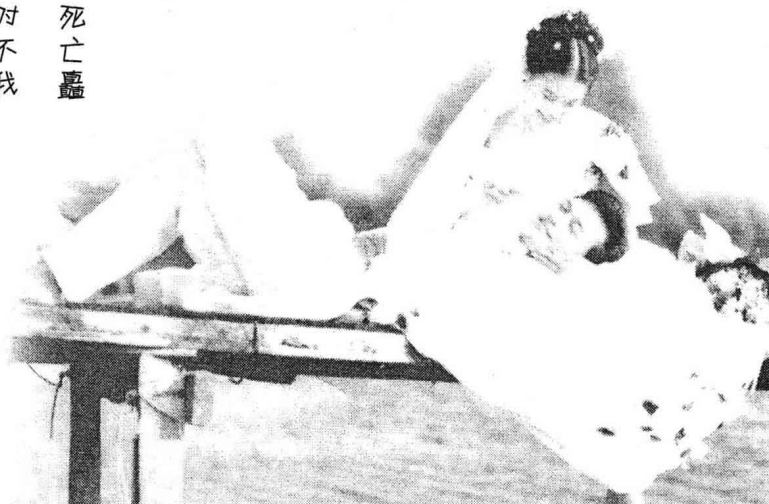


不在同一个世界	212
刘墉	
哀互生	216
朱自清	
我是扬州人	218
朱自清	
刘云波女医师	224
朱自清	
外东消夏录	228
朱自清	

梳理生命之序

SHULISHENGMINGZHIXU

活着就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由于有铁闸似的死亡矗立在深邃的尽头，便使我们的生命显出异样的美丽和时不我待的紧迫。



做大哥的人

巴 金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

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

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

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

（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

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了一个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

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

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肉，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姑娘

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不相信二叔会主持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承受这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



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他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跟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

不仅他对我绝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

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

